六藝之一錄

一八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五

沛縣漢高祖廟碑

沛縣有漢高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陛尚存水經注

泗水亭高廟碑

泗水南逕小沛縣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

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廟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
闕崩褫畧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猶存水經注

漢高祖感應碑
在豐縣北延熹十年豐令劉疊立天下碑録

許由廟碑
潁川箕山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
所立水經注

二妃祠碑

湘水上黃陵廟民為立祠於水側荊州牧劉表刊石
立碑樹之於廟 水經注

比干墓碑

朝歌縣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
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
水經注

夷齊廟碑

首陽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

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水經注

汲縣太公廟碑

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也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

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邵勤等
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水經注

太原介子推廟碑

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前有碑廟宇傾
頹唯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剥落無可尋也水經注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卅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
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絶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拔首虵對其母泣曰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拔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慈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囙埋掩其刑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湶漑灌坂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罕之利以懸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喈樂業栻序左朝墅無蠙僟豐年蕃

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秉馬三年不別牝牡繼高陽重藜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建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殘蠹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紖辟患害於無刑衜節高義敦良奇分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澹清

霚幽昬而照朙其遺武餘吳怚不與媿皇帝代同世世
為列姃國左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郭令其子曰優孟曽許千金貸吾孟
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
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商
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技

裼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
敖廉絜不受錢涕泣數行若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
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馬子辭父有命如楚不
忘臣社稷闕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不濕墝埆人所不貪
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
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䖍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
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掖大守及期思縣宰段
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尊

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文籍祭闕

志在惠康歪枯粟之愛育藾闕

杜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闕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闕

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闕

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

右楚相孫君之碑隸額今在光州延熹三年固始令

段光為叔敖作廟所立昔楚莊王朝而晏罷樊姬因

言虞邱子之非虞邱乃薦叔敖代已而去楚國區區
前有虞邱後有叔敖其內又有樊姬莊王雖欲不霸
得乎左氏傳載蔿敖蔿艾獵杜預皆以為叔敖它書
但云孫叔敖此碑獨言其名饒未知何據高梱改弊
乃孫叔革故易俗之事左傳所云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亦是類也蛇有二首謂之枳首枳讀如枝亦曰岐
首此云技首蓋是借用鼂錯倪寛史家亦用朝與兒
字此以伍舉作五舉以庭堅作霆堅豈古亦通用乎

孫叔以忠清相楚不以寶財遺子孫玉玦尚猶破之蓋季文子公儀休之倫也云亡未幾妻子至於披褐賣薪楚廷非無左右大臣塗其耳而不聞卷其舌而不談慷慨悲歌感悟主聽乃一伶人爾豈樊姬已死而叔敖薦進之士不逮虞邱子三九無嗣者無相繼為三公九卿也 隸釋

碑中以刑為形以波為陂以栻為式以貸為貰以藉為黎以驂為參以墨為默以郭為椁以長捩為

張掖泉漆水而為淥澤去水而為睪又貭即質字
聚即聚字喀即游字墅即野字蠙即螟字霙即處
字涂即塗字遷即遷字觮即鰥字仝上

汝水東逕固始縣故地北地里志縣故寢也孫叔敖
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孫叔敖碑
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
更名固始水經注

期思縣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水經

注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碑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碑世亦罕傳余以集録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為名饒也謂予集古為無益可乎集古録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叔敖事迹著於史傳然皆謂之叔敖而已獨此碑言其名饒叔敖乃字也其他

事迹與史傳同延熹三年期思令光為之立廟碑亡其姓
及此碑在光州集古録目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
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
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吕氏春
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
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
得据而成之令考史記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邱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

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慷高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衣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即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

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禨可常
有者惟寢邱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困窮而
受封況寢邱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
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
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
安順後諸儒鄉壁虛造無所檢括競為異說使學者
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為勝毛公為萇子賤為
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應劭謂公羊為高穀梁為

赤阮孝緒以穀梁為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縻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為記録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廣川書跋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考史記本傳列於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梱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

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康為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録二十年求之愽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劉昌詩蘆浦筆記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其文云

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莊王乃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賛前已為不順又云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在叔敖後四五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参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於靈王又云卒而莊王封之按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王靈王令反以靈王在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

金石文字記

孫叔敖碑陰

延熹三年歲左闕中夏之節政左封表期恩長光視事一紀訪問國中耆年舊齒素聞孫君楚時良輔本起乇鄉垂名於後愽求遺苗冑玄孫子孝龜吉辰五月辛卯宜以存廢可立碑祀招請諸孫都會國右郭西道北雺所顯好興上穿祭倡優鼓儛式序其冑授之端首光以不肖貪追賢烈以自榮寵時丞左馮翊姓如諱武尉京兆周陵詳集共造戶曹掾袁騰令史許松闕相君有

三嗣長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左江陵中子居三闕丞
襲闕業績林二宗則其苗胄也相君卒後十有餘世有
渤海太守字武伯武伯有二子長子字伯尉少子字仲
尉仕郡為掾吏伯尉有一子字世伯舉江夏孝廉城門
候仲尉有二子長子字孝伯荊州從事弟世信仕闕掾
功曹會焉哀之間宗黨為賊寇所敘世伯孝伯世信各
遺一子財八九歲微弱不能仕學世世伯子字子仲治
産於績丞有六男一女大子字長都次子藺卿次弟字

仲陽次弟字尌通次弟字衛公次弟字劉卿乇續宗六
父也孝伯子字文闕亦不仕學治産於材悉亦有六男
一女大子字惠明次弟字次卿次弟字聖公次弟字稚
卿次弟字産卿次弟字少都乇材宗六父也世信一子
相承季陵文卿孝公乇闕悉一父别其高祖與材高祖
父親兄弟孫氏宗族别闕謚紀也
右孫叔敖陰碑此陰與前碑皆延熹三年五月所作
前云臨縣一載此云視事一紀蓋以一紀為一年爾

段光宦君子之鄉懷良輔之美訪問耆舊慱求遺苗
卜擇令日興廟植碑招集諸孫倡樂高會又以其雲
来長幼之序仕學生産之實刻於碑之陰雖自譜其
家者亦不如是之詳也隸釋
績即繚字敍即敘字謚即譜字仝上
右孫叔敖碑陰云延熹二年仲夏之節政在封表期
思長光視事一紀訪問國中耆年素聞孫君楚時良
輔又云慱求遺苗曾玄孫子考龜吉辰五月癸卯宜

以存廢可立碑祀招請諸孫都會國右郭西道北處所顯好與上穿祭倡優鼓舞又云相君有三嗣長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寧中子居三下一字磨滅又云相君卒後十有餘世有渤海太守其後歷敘子孫名字甚詳而文字斷續不可次第按期思長光碑陰不載姓氏叔敖碑雖有之然已殘缺矣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送迎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

進之心與後世異矣金石錄

季札子碑

奉高縣有吳季札子墓季札聘上國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常蠲民户洒掃之令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故趺存焉水經注

宛城范蠡祠碑

宛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

范曾字子閔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為南陽又為立廟焉水經注

汨羅屈原廟碑

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節江陂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水經注

四皓碑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胙几豈亦當時所立耶東觀餘論

四皓神位刻石

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自圈公至稱十一世按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云當秦

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
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稱之説實爲鄙野余嘗
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此及得四皓刻
石見其所書亦爲圈公乃知稱所述果非臆説蓋當
時所傳如此爾至謂圈公爲秦博士及惠帝時拜司
徒者疑無所據也金石録
四皓之目始見於法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
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黄公曰甪里先生前賢未始

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
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
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
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甪里
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
明詩亦曰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為
証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
坐綺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胙机皆漢

人隷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説異矣當以石刻為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黄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為圏公蓋二字音文為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圏為是按顔師古匡謬正俗有圏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圏公之後圏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恵太子即位以圏公為司徒以是書證之圏姓愈曉然矣今尚有圏姓者姓氏之書多以圏為園公之後此又

可證云東觀餘論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為位以為祭也一曰園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甪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撿諸書得陶淵明洎唐人詩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

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為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蹟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黄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為夏黄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圈考之陳留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庾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

圖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甪與禄同文故樂書作觮鄭
康成於禮甪皆作禄陳留志作甪唐李涪常辨之廣川
書跋
右四老神坐神胙机凡四揚子雲法言曰美行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班孟堅敘近古逸民與揚
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為
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黃公甪里先生
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又相戾故

顔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曰黄綺之商山杜子美詩有黄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為地名也惟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圈公神坐及神胙机胙机則圈公蓋有所據也此四人者神坐及胙机當各有之今綺季甪里尚闕其一而黄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_{洪氏隸釋}

漢廣野君酈食其廟碑

睢水東逕高陽故亭北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

十二月雍邱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

命縣人萇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畧云輟洗分餐

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

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

單碑介立矣水經注

陽渠水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

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猶存廟宇東面

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曰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可復識子安仰澄芬於萬古讚清嶶於廟像文字備厥集矣全上

張公神碑

惟和平元年正月闕　朝歌長鄭梠造闕　張公建闕　良闕　之山運置綦陽刋鑿涿摩立左右闕表神道闕　竪碑廟堂之前到五月闕　乃成長闕　之銘勒神懿光祕

後昆其辭曰
於穆張公合和泰清受符皇極乾剛巛靈何天之休元
亨利貞無闕　貴神燿洞闕　庚闕　泉殷商北垌嶽朝
綦陽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潚潚滋榮羣萌勳炃激川通
闕　懷闕　廟克儉損盈詔命有司
祭以中牲歲聿再慶公其饗零興來億載歷數萬君闕
太闕　顯猶昭拂英勳闕　錫介福惠此
吏民國無灾寇屢獲豐年闕　皇帝眉

壽千禄於天牧守皆升握台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曰
休闕　烈烈無闕　臨犂陽營謁者李君畏敬公靈好
鄭長文徹奉佐工悃愊慤勤闕　吏闕　熹且惶作歌
九章達李君闕　頌公德芳其辭曰
綦水湯湯揚清波東䟽闕　折闕　于河闕　朝歌
縣以絜靜無穢瑕公闕　守相駕蜚魚往来悠忽遂熹娱
祐此北民寧厥居闕　出自綦闕　松柏鬱茂蘭公
闕　神往来乘浮雲種德收福惠斯民家饒户富無闕

貧畺界寡靜和睦闕朝歌蕩陰及犂陽三女所祭各
殊方三門晨列推其鄉時携甥舅歸侯公夫人闕
容闕饗闕觴穆風肩兮起壇旁樂吏民永末
央闕鹿呦呦兮闕庭文樂樂兮闕飲清泉兮闕
見闕伏兮不駭驚惟公德兮之所寧上陵廟兮助
三牲天時和兮甘露洽日番闕兮無虧傾闕蜚兮朱
鳥棲闕榮兮鳴喈喈戴鵲勸兮乳飛佪給御卵兮轂
于西惟公德兮之所懷闕池水闕兮釣臺祭四角樓兮

臨深澗魚岌岌兮踊躍見振鱗尾兮游盱盱時釣取兮
給享獻惟公德兮之盱衍闕栗蕭廿兮蕠鋪陳新美萌
兮香苾芬蔥草生兮滿園田競苔茗兮給萬錢惟公德
兮之盱闕門堂欝兮文燿光公神赫兮坐東方明暴
視兮儼叩印夫人闕女兮列在旁陳君雯北兮從官闕
車騎絡驛兮交錯重乘輗軺兮駕飛龍驂白鹿兮從仙
僊游北嶽兮與天通闕玄碑既立雙闕建兮闕
大路畔兮亭長闍闕扞難兮列種槐梓方茂爛兮天

下遠近闕不見万公神日著聲洞漏兮闕乾川傳億

萬兮闕監黎陽營謁者

豫章南昌李朝伯丞左馮翊夏陽趙寵德雅朝歌長頡

川陽城鄭栢伯林左尉京兆下闕水陽里郭虞子下闕

扶風安陵闕郃公處士魏郡闕封闕仲舉處士魏郡

黎陽下闕

右張公神碑隸額在黎陽威宗和平元年立碑云朝

歌長鄭郴為張公建闕作碑銘勒神懿監黎陽營謁

者李君好鄭之文既徹俸佐工又作歌九章刻之石皴剝不明僅能辨其梗槩其辭依放離騷頗亦遒雅可觀詩中再稱其夫人又云朝歌蕩陰及黎陽三女所處各殊方三門咼列推其鄉時攜埸幼歸侯公不知張公是何神也漢志注云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 隸釋

碑以綦為淇涿摩為琢磨勦為巢偅為僮漏為徧盁即盈字慶即薦字穷即宋字从水之字皆作篆

文仝上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残滅不可考究莫知為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為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為張公廟碑矣又曰國無災稓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芬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飛魚往来倏忽遂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

多但不成文爾集古録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字多訛缺雖字迹粗可見而不復文其間有銘辭凡二首漢朝歌長鄭郴以和平元年為張公立碑於廟又為監黎陽營李君作歌九章同刻其後又有李君等題名亦訛缺不可辨矣

在黎陽仝上

漢張公神碑在通利軍衛縣和平元年立天下碑録

漢光武皇帝碑

在汝州汝墳鎮天下碑録

漢章帝北廵至髙邑光武亦即位於此有石壇壇有珪頭碑即帝建在髙邑寰宇記趙州

漳河神壇碑

鉅鹿縣銅馬祠側有碑述河内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輿圖與丞彭衘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

壇碑而俗老耆儒猶揭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頂因震裂餘半不可識矣水經注

王子喬碑

薄城有王子喬碑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慱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彦蒙初建斯域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上王伯怪之明則登

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迹在祭祀處左
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着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
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
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故老之言感精瑞
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
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譚思以歷丹田知至德之兆寔
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
致禮祗懼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章字伯義以為

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邉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水經注

仙人唐公房碑

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闕之故能舉家闕去上陟皇燿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曽闕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

二秊君為吏部[闕]　土域啖瓜竒有真人左右莫
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闕]期聟
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
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為御史鼠齧輒車被具君
乃畫地為獄召鼠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闕]
賔燕欲從學道公昉項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
昉妻子公昉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危急其師與

之歸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昔高松雀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昉舉家俱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故使聟鄉春夏毋蚊搔秋冬鮮繁霜厲蟲不遐去其螟蟘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道牟羣仙德潤故鄉知德者鮮歷世莫紀闕

漢中大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

載脩壯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歆樂唐君神靈之美以爲
道重者名邵德厚者廟尊乃發嘉敎躬捐奉錢倡率羣
義繕廣新廟闕和祈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
其辭曰
上闕遂享神藥超浮雲兮翔下闕
碑陰
故江陽守長成固楊晏字平仲東部督郵成固左介字
元術故江陽守長南鄭楊銀字伯愼處士南鄭祝龜字

元壹司徒掾南鄭祝楊字孔達處士南鄭祝岱字子華

故益州從事南鄭祝忱字子文處士南鄭祝恒字仲華

處士南鄭祝朗字德靈處士南鄭祝崇字季華太守南

鄭祝榮字文華太守史南鄭趙英字彥才處士南鄭劉

通字海闕故襃中守尉南鄭趙忠字元楚闕南鄭楊

鳳字孔鸞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唐

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

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揔仙録所引博物志又云鼠至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拖腸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無繁霜蛟虎之患故其俗因號為壻鄉二説惟鼠事小異神仙録

則云神仙李八百為公房家傭僞作惡瘡使公房夫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飲公房夫婦顔色更少授以丹經一卷公房入雲臺山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其說皆異唯鍊丹雲臺與水經同爾後漢志云褒中有唐公房祠蓋隸法房字其户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 隸釋

英即荓字聟即壻字舅即鼠字孿即戀字 仝上

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

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神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為之立廟於其處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也水經注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

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来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為御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

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来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倐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来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

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人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題下註云一作仙人唐君碑歲月未詳集古録

公昉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公昉咸固人碑不書其姓名公昉乃字也耆舊相傳云公昉以王莽居攝中及其妻子室屋牛馬皆升天後漢漢中太守郭芝修其廟立此記不知所立年月在興元集古録目

君子公昉碑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為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罪誅死知其為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為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

令時天下大旱熹禱雩未獲應熹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化從熹焚焉俟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水經注

枝江王子香祠銘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

孫至今猶謂之白虎王 水經注

符縣女絡碑

江水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没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没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 水經注

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於父墮處投水死後六日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之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後漢書列女傳

上虞縣曹娥碑

縣東有龍頭山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湧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沈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沈娥於沈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

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水經注

曹娥父盱溺死娥遂投江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後漢書列女傳

漢度尚所立邯鄲淳文諸道石刻録

漢孝女曹娥碑在會稽縣東南七十二里按後漢書云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為立碑會稽典録云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

子禮方下督酒尚問朗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其碑歲久字多訛缺至景德中重立寶刻叢編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六

後漢謁者景君碑 洪氏隷釋作謁者景君墓表

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嗚呼闕

國喪淑臣朝失貞良同闕　吏興闕　瞻學

者靡闕　紀德闕　生有爵號殁闕　其功闕

追闕　即辭云闕　惟君東循仁知闕　興門闕　發政

闕然闕爾闕風兼體闕明折幽通言

信行篤謙廉允躳闕不闕不闕人闕勇匪石外和内

公疾遁曲闕詭隨闕通闕義

命秉肅以闕理政治孝親忠君闕嘉命撓闕敬膺闕

股肱耳目闕彈闕圳枉茹剛吐

秉五官功轉骨骾之臣闕嚴闕祖之貞史任之直公

闕浩清辟州從事闕邦之雄喧動萬里州郡位升察舉

孝廉百國之宗能文繡闕於闕心闕光闕帝庭

闕問股肱龍升鳳翔進退闕便闕公劉姿
闕盆闕昌闕逝闕降幸百遺失
氛京師鄂鷲闕皇帝聘
闕大闕其福闕興闕軌闕端
剖苻北海闕所闕寇攘闕而有闕
咢闕兮闕曰闕孔闕曰闕兮曰闕無傷
兮異色闕艾知命亡兮不闕百闕兮闕
兮更去闕是其闕兮闕動後昆芳闕將兮

闕

永昌兮紀此銘

右故謁者景君墓表隸額景君任城人以安帝元初元年卒石磨滅可讀者纔數句碑陰有諸生服義者十五人即立碑之人也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表阡銘壙之濫觴也有文而傳于今則自景君始其分行布字已井井有法題首七字波勢清逸有八分之體惟皇帝賻三字特出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

之遂相祖述爾梁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南人未之見乎然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諳憶無遺每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起於晉宋非也

隸釋

碑以刋枉為糾枉鄂鷩為愕鷩上仝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隷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集古録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字訛缺其首曰惟元元下缺二字蓋其年號也又曰謁者任城景君卒其餘雖時有完者不可考矣景君石槨文附其文曰惟元

初四年三月丙戌景君卒以五年二月葬又曰司空
太常博士舉高經君為其元其後遂曰以病喪身蓋
文多訛缺此其粗可見者也皆在任城集古録目
右謁者景君表其額題漢故謁者景君墓表而其文
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其他
文字磨滅時有可讀處皆斷續不復成文矣元初安
帝時年號也此在漢時石刻中殘闕為甚特以安帝
以前碑碣存者無幾不可棄也故録之金石録

謁者景君二碑安帝元初元年濟州金石略

景君碑陰

諸生服義者缺

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茬平甯尊字伯尊

弟子山陽南平陽方京字孟平弟子濟北茬平吳良字

威賢弟子齊國臨菑宋成字子賓弟子齊國臨菑劉封

字漢輔弟子魯國卞城呂卞呂昌字永興弟子樂安高

宛牟龍字文去弟子清河靈劉翼字仲禹弟子清河靈

盃訢字輔公弟子清河靈盃福字牀道弟子魏郡庍企
田昀字季持弟子魏郡内黄景茂字元愷弟子山陽湖
陸尹倉字升進弟子山陽湖陸董翕字元夜
右景謁者碑陰義士一人曰北海張敏碑中若有剖
符北海字其文斷續難考餘人皆稱弟子則傳道受
業之人也墓之有碑所以紀功述德貽垂後世者也
一時賔客因以刻名其陰託之不朽爾令景君之碑
淪碎不復成章而碑陰諸人姓名略無刓缺物之不

可預期如此隸釋

右謁者景君碑陰其前題云諸生服義又云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荏平甯尊凡十五人皆完好可讀云金石録

郯令景君闕銘

惟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郯令景君卒以五年二月闕

序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

録三千餘人明明側陋遠近照聞闕 司聘請源化下邳
末極孝績續母喪之子無隨沒俯就禮畢故府復請司
空大常博士竝舉高經君爲其元假涂郟姦郎洒心澄
激清靜英書寢嘆丰闕 黃耇終始無衜被病膏肓歸于
幽冥祖載之日游魂彖生玄路皆闕 朱艸闕 達巷方
軌涕泣霣闕 諸生服義百有餘人迺刊乇石紀闕 行闕
見闕 懷德聞自嘆吟千秋萬世闕 爲闕 孝積德闕
堂壇羅闕 闕闕 墅魂而有靈闕 無闕

右郯令景君闕銘諸生服義者所立景君歴下邳郯兩邑以安帝元初四年卒墓有雙石闕其一刻此文在濟州任城縣南景君三世傳歐陽尚書高第編牒至三千人公卿皆以為明經舉首亦顯門之耆儒也碑既不載其名儒林傳唯有廣漢景鸞乃治齊詩施氏易者范氏罔羅踈畧蓋不止一郯令也惜哉 隸釋

弃即棄字寊即寘字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

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邸文字磨

滅不可考故附於此集古録

右鄚令景君闕銘云維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鄚令景

君卒又云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

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

門徒生録三千餘人又云三司聘請流化下邳又云

司空太常博士竝舉高經君爲其元假涂鄚城姦邪

洗心又云被病喪身歸于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人

按漢人為景君刻銘本欲傳于不朽而不著其族系名字何哉金石録

北海相景君銘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歍哀哉國闕賔英彥夫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是為之豈夫人据彼兊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古羣后莫不流光闕扵無窮亞芬燿扵書篇身殁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

於列圖彧數頌於管隊弦字後來詠其烈竹帛敘其勳目

佐誄曰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抱淑守

眞晶白清方尅己治身寔渫寔劉目武目文遵考孝謁

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衙改節徵弱蒙恩威

立澤固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呂符命守郡益州路遐

摯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讜辨秩東衍璽追嘉

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郒鄰字邦歸向分明好惡先呂敬

讓殘僞易心輕黠踰竟鴞梟不鳴分子還養元二觫寘
蒙祐呂寧蓄道循悳 闕 社呂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
義道術明府膺之黄朱郘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輔
宜之呂病被徵委位致仕民 闕 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醳
耒商人空市隨輦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
病仍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歔 闕 賷絶奄忽不 闕 孝
子憷㦤顚倒剥摧遂 闕 窀穸永潛長歸卌里鄉黨隤涕
赤哀故吏怮怛歔欷侸佪四海痌蓋驚慟傷哀大命 闕

期寘惟天闕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

歍歔哀哉

爵曰考積幽穸闕兮闕翔議郎兮再命帀

將綏元元兮覩英桀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

闕恩闕兮冝黎鼎赫闕幹楨兮不永康壽奡

臣子兮仁敦海外著甘棠兮闕石勒銘闕不亡兮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

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守元城刺

益部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後有爾曰者亂省其乚也其文曰宜參昂𨌰字書無𨌰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台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予蓋未見也　隸釋

碑以倉為蒼以滌為莯以衙為禦以醳為釋以憧為慟以麋為眉貭即質字孿即戀字悤即惡字𡗱即奔字褱即懷字𢍏即棄字　仝上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

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景君任城人嘗為北海相終于益州太守碑文歴歴可見而不著君之名字蓋北海故吏諸生之所立也漢安二年立在任城集古録目

右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州任城縣景氏在漢世為任城人今有三碑尚存余皆得之此碑最完金石録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蓋景氏在漢爲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惠予家自祖宗来藏碑頗富兼以予好收録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也金薤琳瑯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隸法故自古雅尚可

識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也額曰銘辭曰誄
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弇州山人藁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録蓋自歐陽永叔時已
然而都玄敬乃録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據玄
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
是耶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
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
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麋壽歐公以為古字通用良

是石墨鐫華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今觀此帙乃得其寔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剥而輕舍淵泉其懷慎守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玄牘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隸書似聊以勒石非當時名手第小具一種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遺則自

是時代使然亦不為佳也今人不習古乃謂一出古
人色色皆佳了無軒輊不知三代彜器古雅奇絕千
載無匹而野鑄愳彜非不古色蒼然而花文款識粗
鹵不足觀者多矣矧漢代乎余藏漢碑數種後之所
收不可知據吾目覩當以韓勑修禮器碑為第一嘗
評其用筆結體玄妙入微當得之神工弗由人造或
謂此銘時代前於禮器碑古質似勝按此石建於漢
順帝漢安二年青龍在敦牂禮器碑建於桓帝二年

涒灘雖經三帝僅十五年耳何時代之足云王元美賞鑑前無古人亦云隸法古雅古自其時正以未雅耳孔廟碑結體古逸兼有分法反謂非其至者皆所未解至謂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隸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自是名言因附著之額字小篆去秦未幾更相絕千里余得漢朔方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又絕類秦碑字何也想書碑既非名手額篆亦爾耶 金石史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闕中部督郵都昌尹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掾劇

闕頌字闕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下門下

書佐闕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逄闕字成故

騎吏劇闕麟字闕石故吏朱虛孫徵字武闕故吏營陵

薛逸字伯踰故吏營陵闕字中闕故吏都昌呂福字

盆闕故吏都昌強闕字光闕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闕

故書佐闕虛闕字君大故書佐闕壽淳于闕

故書佐營陵徐昌字昌善故書佐都昌闕彤字闕甫故書佐淳于孫闕字元闕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寶故書佐東安平闕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世堅故書佐淳于孫晄字威光故修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脩行都昌台邱暹字世德故脩行營陵曾闕字漢興故脩行都昌闕字闕久故脩行營陵闕字護宗故脩行營陵闕暹字武闕故脩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騣字臺闕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顔

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邱郎字君闕故脩行都昌呂
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
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邴鍾字元鍾故
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脩行都昌張闕字季遠故脩
行劇中闕字季遠故脩行平闕允字伯允故脩行淳
于趙尚字進卿故脩行都昌段段晉字世節故脩行都
昌齊晏字闕子故午營陵闕遷字世達達故午營陵昌
敏字元成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故午營陵闕良字世

勝故午朱虛炅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呂立遷字孟堅故

故闕　都昌齊冰字文達故闕　都昌張亮字元亮闕

帍闕　故臣吏慎終追遠闕

墳園闕　禮備陵成闕　立樹立既就聖典有制三闕

墓側嵗壞闕　遺辭以明闕　靈瑕顯

降吾嘉祐

右景君碑陰按後漢書職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

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令

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耶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六人名姓莫知其爲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惟見于此者兩人云金石録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名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吏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

與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於漢時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録則以脩為循者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又且復引晉書為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者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金薤琳琅

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

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

功章炳勳戚王府官族分析曰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

也商周假貘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

闕朝忠臣君務闕顏閔之楙質長敷斿夏之文學慈惠

寬闕孝友玄妙苞羅術蓺貫洞聖闕愽兼闕耽綜典

籍闕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

髙賢闕請以闕歲舉闕翼紫宮闕詔除光顯玉

室有闕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闕領校祕鄭研闕幽徹

追昔劉向辯賈之徒比闕萬矣時戎闕臣正一闕
朝廷惟憂闕有司闕舉君斑到官之日闕癘吏士
哮痡之怒薄伐闕并百姓賴之邦
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闕
月闕日遭疾不闕哀闕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
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感闕為自古在昔先聖與仁闕
興替闕人存生榮死哀是闕萬年伊君遺德闕孔之
珍故闕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於惟武君允德允

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闕守約
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闕　恬此闕　光孳
孳臨川闚見闕　膚庠仰其首徹妙玄通闕　然清邈闕
升闕　為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亶蒙顯宗闕
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闕
不享闕　者大命闕　百遺惟闕　后帝感傷學夫邑帥士
女悽愴闕　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　後昆萬載歎誦闕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闕　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闕

豊令下邳良成徐崇 闕 故陳留府丞曾國曾 闕
防東長齊國臨菑 闕 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
斑字宣張從事梁之猶子吳郡府丞開元之元子執
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
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 隸釋
班碑 右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
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

首書曰建元年大歳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寧建和建安也以歴推之歳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歳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和字乃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録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集古録

右不著撰人名氏嚴祺字伯曾隸書君名班字宣下一字缺敦煌人碑以建和元年立今其文字磨滅姓名鄉里粗得其髣髴而官爵事迹皆不可復知矣集古錄目

後得別本模搨麄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六一題跋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集古録云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可見者君諱班爾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

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燉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為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班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析分因以為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金石錄

右漢燉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謂其字畫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謂以所藏本考之班官閥氏族與卒之年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

後不應其本若是豈歐公者揭於當時而趙氏者得之古揭邪予家本視趙氏雖若不逮然亦有可讀者

金薤琳琅

從事武梁碑

官壽殘失威宗建和之元年開明爲其兄立闕刻其下闕

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章垂示後嗣萬𠀤不亡

其辭曰

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隱居靖處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

蘭芳子身殁名存（下闕）

右從事武君碑在濟之任城武君名梁以威宗元嘉元年卒孝子仲章等立此碑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後稍稍作顏題漢文乃崇其中為屋衣冠童子幘無屋者亦未成人也此碑及武榮碑皆有闕幘傳講之文蓋謂其未冠之年已能傳道講學也武君屢辭辟召不闚權門踰七望八爵秩不躋故銘文無可鋪敘而其後云孝子孝孫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

石南山之陽擢取好妙色無斑黄前設壇墠後建祠
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
章若曰松萩宦穸之事不應辭費如此此碑長不半
尋廣纔尺許既無雕畫技巧亦非羅列成行其辭決
不為碑設也詳味之指石室畫像爾 隸釋
右從事武梁碑云故從事武掾諱梁字綏宗體德忠
孝岐嶷有異治韓詩闕幘傳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
又云州郡請名辭疾不就安衛門之陋樂朝聞之義

又云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遭疾隕靈其後有銘云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隱居靖處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蘭芳兮身没名存傳無疆兮其他刻畫皆完可讀文多不盡録碑在濟之任城余崇寧初嘗得此碑愛其完好後十餘年再得此本則闕其後四字矣金石録

吳郡丞武開明碑

右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闕又

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
丞長樂大僕丞永嘉元年哭母去官復拜郎中除吳
郡府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
其可見者如此其他磨滅不能盡讀按後漢書志大
長秋丞一人秩六百石本任宦者又長樂少府位長
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
六百石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為
之而以史傳及漢魏石刻參考如大長秋少府之類

皆雜用士人令武君以孝廉為郎謁者郎中吳郡府丞皆非官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蓋亦雜用士人也

金石録

執金吾丞武榮碑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徹靡不貫綜久斿大學藐然高厲鰥於雙匹匹字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丮世六汝南蔡府君察舉

孝廉闕郎中遷執金吾丞闕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慼

哀悲憧加遇害氣遭疾隕靈闕君即吳郡府卿

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

闕命闕不竟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

刊石勒銘垂不無窮其辭曰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

闕師旅勒屯守舊威闕武闕旗絳天雷震電舉軟燿赫

然陵惟哮虓當遂股肱闕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闕咎

癒乎哉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徳位不稱功咸裹傷愴遠近哀同身没 闕 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隷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吴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班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為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魯詩有韋氏學此曰治魯詩經韋氏章句者此

也闕幘者未冠幘之稱語在武梁碑中鱻古鮮字鱻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隸釋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集古録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滎字含和桓帝末官至執金吾丞碑不書其鄉里及卒葬年月集古錄目

右漢執金吾丞武滎碑歐陽公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予家本殘缺與歐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又往往可讀如云君即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金薤琳琅

八分書無年月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　婁機漢隸

字原曰碑言遭桓帝大憂哀殞而亡當是靈帝時也
王弘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
陰文凸起他所無也 金石文字記

武字石闕銘

右武氏石闕銘云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
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
孟季季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
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舉孝廉

除敦煌長史被病云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傷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金石録）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集古録作司隸校尉楊厥碑）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罵（焉字）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

此四道埉高尤无尤字難至於永平其有四車詔書開余

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

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人入字冥冥字廣寫輸淵平阿涼泥

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

輿輕騎遰导弗前惡宊蔽狩虵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

夭天字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

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犍爲武陽楊君

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

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敬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爰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犍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京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　辭曰

君德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真雖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弘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

謀合朝情醳鞮即安有勲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
順丹斗字極下咎川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
土士字悅雍商人咸憓震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
淯億載世二嘆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二竭
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鼂漢殭字產伯
書佐西戌王戎字文寶主

王府君閎㕡道　䧺分置六部道𣃔特遣行丞事西戍
輔服字顯公都㫺掾南鄭䰟整字伯玉後遣趙誦字公
梁䅣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
平易行者欣然焉

伯玉即日從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右故司隸校尉揵為楊君頌隸額在興元威宗建和
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立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
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

司隷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隷孟文之元孫
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此乃後政誦其勳德故
稱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
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蓋從其所請也子午者長安正
南山名褒斜者漢中閣名高祖開石門史策不書亦
見鄐閣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遂通子午
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隴道
寇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斷絶時也自明帝

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年自永初褒斜斷絶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蜀都賦岨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南歷褒口北出斜谷鄧隲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岐州石鼓銘凡

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
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
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如北海
相景君及李峻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
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
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
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
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令上嗣位元二之間

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畔羌摇蕩西州詔隲將羽林軍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月傳有脫誤字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

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
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
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
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
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 隸釋
碑以余谷為斜谷充為衝詆為抵㠇為澁蔭為陰
遼為寮薛狩為斃獸衙為禦縱為蹤憶為喜積為
積西戌為西城鬲即鬲字逢即塗字斷即斷字胳

即礬字遰即滯字㝵即礙字悳即悪字彊即疆字
㾀即㾀字醳即釋字繼即繼字全上

右漢司隷校尉楊厥碑云惟巛靈定位川澤佊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遰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遰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絶子

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字孟文深
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
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
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尚完可讀大抵
述厥脩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謬惟以
巛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
建和桓帝年號也集古錄

右司隸校尉楊君頌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

語然其事迹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斜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絶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隷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字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斜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集古録目

右司隷楊厥開石門頌余嘗讀范曄後漢書鄧騭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灾人士饑荒章懷太子注以謂元

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
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
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
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信之今此碑有曰中遭
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
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金石錄

祝長嚴訢碑

墨寶云楊君石門頌在褒地縣北五里磨崖漢隸字原

右祝長嚴訢碑政和中下邳縣民耕地得之碑云惟
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屬角房月
建朱鳥中呂之均萬物葱射華澤青葱蚑行蠕動咸
守厥常人物同受獨遭灾霜顛霣徂落壽不寬弘經
設三命君獲其央年六十九又云伊歎嚴君諱訢字
少通兆自楚莊祖考相承抬命道術治嚴氏春秋馮
君章句又云幼為郡掾史會稽諸暨尉烏程毗陵餘
暨章安山陵長以病去官後為丹陽陵陽丞守春穀

長舉廉遷東牟侯相下邳祝長典牧十城所在若神
其後有銘銘為五言頗殘缺難讀云（金石録）
政和中出於下邳漢人銘墓皆一律此碑先書其所
終歲月及壽考有嗟惜之辭踰百言始云伊歎嚴君
諱訢字少通遂述其行事與費鳳兩碑略相似銘詩
亦五言列種諸奇樹一句又同豈此碑亦卜君所作
乎訢所歷者諸暨尉烏程毗陵餘暨章安山陰長丹
陽陵陽丞春穀長東牟侯相祝長年六十九以咸宗

和平元年卒其云嵗次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中

吕之均者謂庚寅四月也　隷續

平都侯相蔣君碑

君諱闕字闕　其先出自闕　后稷之闕　至於成王先

有天下錫地闕　畿俾侯于蔣曰而闕

秦闕　諸夏闕　恥揹闕　土闕　絣曰闕　遐

阻闕　居来南適彼荆闕　漢君之祖考闕

爲交州刺史從父交阯太守闕　能輸力王室以薦臣節

功列天府令問不已君纘厥緒載德不闕　山之闕
秉闕　之芳刑膺顏夏之殊行孝友
著於閨門弟順稱于鄉黨敦書說禮闕　好仁闕
事闕　學優則仕歷郡五官掾功曹正色立於朝
有孔父闕　前後牧以禮辟命委質承闕
行成於內名播于外再為計掾光光撟撟與
乃時京師百郡覲會莫不闕
闕
中昭闕　之則夙夜惟寅闕　翼天

闕
禮朝遲明德出宰豫章平 闕
李文之清約 闕 約之政布愷悌之化經國以禮 闕
以義興郡黔首繼負歸 闕 君文
不犯順武不違敵賞善罰否寛猛協中 闕 濟清瑛遵五
迸四仁慈春夏威若 闕 感囹圄空
虚路靡怨 闕 睦宇宙稱平三載考績功業顯明
當攄符 闕 受福無疆 闕 天不弔降灾賢良 闕 六十有五
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遭疾不豫 闕 卒于官國喪惠君

朝失楨幹百闕悲恨若鄭亡產遐邇闕女增歎闕
曹忉怛闕罔極闕愛敬終以哀感禮畢祥除餘悲
憑億瞻望墳塋循墓俳徊松柏闕寘涕泣愴悽感慕詩
人蓼莪者儀追頌遺訓刊之玄珪其辭曰
於穆林烝寔乾所生闕挺出闕性純清文為儒宗武
則干城顒顒昂昂臨朝有光宿衛紫徽雯恪在勤典國
治民其化若闕州郡闕龜銀皇矣上帝賦命不
均喪漢良輔社稷之鎮淵人君子胡不萬年改世不朽

闕

沂後見

右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篆額今在道州碑石漫滅不得其名字平都侯國屬豫章郡碑有出宰豫章平五字其下闕文即平都也蔣君以威宗元嘉二年卒其文有云禮畢祥除瞻望墳塋則此碑乃後来所立學記蛾子時術左傳蛾析皆讀蛾為蟻史記索隱讀淳化鳥獸蟲蛾亦作蟻漢碑書蔡義皆作蓼儀亦有作蔡義者詩人以儀與河阿叶韻則是讀儀為俄

也此以慕慕者儀叶涕泣愴悽刋之立珪則又讀如本字大學云迸諸四夷釋迸為屏後漢傳有遵五屏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會論有如此者隸釋

碑以芳刑為芳形撟撟為矯矯憑億為憑臆清瑛為清英全上

右平都侯相蔣君碑文字殘闕其名字官閥皆不可考惟其額題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而碑云年六十有五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爾有劉景文李孫者

知名士與余先公有舊家藏金石刻千餘卷既歿其子不能保為一武人得之其後余故人王偁定觀復得數百卷其中漢碑數本余所未有者悉以見贈此其一也金石錄

丹陽太守郭旻碑

右丹陽太守郭旻碑云君諱旻字巨公有周之裔也又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察孝廉除郎中謁者遷敬陵園令廷尉左平治書侍御史獄刑無頗憲臺如砥

以父憂去官選拜郎中侍御史遭母憂服除復拜郎中治書侍御史遷冀州刺史徵拜尚書是時淮夷蠢逆帝疇官綏策書褒屬俾守丹陽為政四年以公事去官年過耳順寢疾癀頹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卒其十二月丙申葬徵言絕矣諸子咠仰三載禮闋廼羣相與刻石勒銘最後云昔君即世雖立碑誦裁足載字加有瑕闕君之弟故太尉甍歸葬舊陵於是從子故五原太守鴻議郎某及肖孫某其名殘闕懷祖之德乃

更刻石不改舊文蓋用昭明祖勳焉郭氏為陽翟著姓自公以来世以通法律顯名此碑所謂太尉公者禧也金石録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徐瑤